

許國公奏議
五城奏疏



五
城
奏
疏

董
傑
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許國公奏議（及其他一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五城奏疏

此據涇川叢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五城奏疏

明 五城董傑著

勸經筵講學疏

帝王大節莫先於講學。講學莫要於經筵。經筵者自古聖主賢君進德修業論道經邦之地。而每日一小講。每旬一大講。又我祖宗之良法美制。萬古不及之嘉典也。陛下改元之初。斷自宸衷。即便舉行祖宗此制。且不爲虛文末具。日日不廢。士大夫見之。日夕謹於朝。百姓小人聞之。日夕謹於市。每執手相慶曰。吾皇講堯舜文武之學。必爲堯舜文武之主矣。吾皇遵聖祖神宗之制。必爲聖祖神宗之主矣。愛戴不勝。頌美無涯。然懷至愛之心者。每私竊存至疑之情。惶惶懇懇。尤慮陛下之學。今日如此。永久或不如也。春和秋爽之時如此。祁寒盛暑之時或不如也。朝夕瞻仰。乃見從御經筵以來。已經數月。雖值盛寒。迄今隆暑。並無虛日。初納侍郎楊守陳之言。卽許舉行。載納侍講王臣之言。卽許常行。於是見陛下確於遵守祖宗之制。決于歆慕帝王之學。奮勇精專。始終如一。將來必爲堯舜文武之聖。朝士大夫已明知之矣。乃本月二十四日早朝。微聞人議吏部尚書王恕。以暫止經筵進言。初聞決以爲老成前輩人。必不作如是欺妄事。裁抑人言。不肯信服。及午得報。果然。乃痛心切膽。爲王恕惜之。且王恕荷陛下伏起林泉休棄之下。加之以師保冢宰之職。乃進之而立於經筵之列。正宜日夜覃思。用圖補報。當先意以啓導陛下之德。

當隨事以補助陛下之業可也。經今半載，不聞議論，乃進此欺罔之言。臣竊痛之。且王恕進身科第，讀聖賢書，豈不知經筵講學之爲有益。歷官數十年，豈不知經筵之爲祖宗成法。年已七十餘，豈不知日御經筵之爲帝王第一美事。羣臣所慮者，恐左右近習，或以此言欺陛下也。恐宮闈愛幸，或以此言欺陛下也。恐小臣希恩干寵者，或以此言欺陛下也。今不出於左右，不出於宮闈，不出於小臣，乃出於王恕。王恕何人者。羣臣望之爲第一人，朝廷待之爲第一人，敢以此欺陛下也。臣竊痛之。羣臣喜陛下經筵一日不廢，陛下之學之德加一日之進，一月不廢，陛下之學之德加一月之進。士大夫顯晦進退之機，由於此。生民休戚安危之機，係於此。國家祈天永命之機，係於此。羣臣皆喜，而王恕獨欲間斷陛下之學，裁損陛下之德。臣竊痛之。且人之心思，聞人一叩發，則加一光明。聞人一講說，則加一警省。精神有所係屬，則自然強敏。無所係屬，則自然懈怠。經筵正廣心思，聳厲精神之所也。故太公告武王，則有敬怠之戒。傳說告高宗，則有師古之訓。周公告成王，則有無逸之書。傳說之論學，則曰學於古訓，乃有獲。曰惟學遜志，務時敏，厥修乃來。曰念終始典學，厥德修罔覺。是言爲學之功，不可怠忽。不可間斷。一意忽間斷，則學廢矣。周公論享國，則曰中宗不敢荒寧，享國七十有五年。高宗不敢荒寧，享國五十有九年。文王不遑暇食，享國五十年。自餘耽樂者，享國皆短促。是言勤勞者，人君之利。耽樂者，人君之害也。彼二人者，三代之名臣賢相，豈不知保護其君而妄言以勞其君哉。且以炎暑爲煩，以講論爲勞，而進甘言以致相愛者，此特婦人女子之情耳。恕不以太公、周公傳說愛君之心愛陛下，而徒以婦人女子之愛愛陛下，所以望陛下亦爲甚卑。

矣。大臣保護王躬。當以義理。不當以姑息。大抵古今虧損王躬者有數事。講學不與焉。盛女謁。則損血氣。事遊田。則廢精神。崇貨利。則亂心志。尚土木。禱祠。則惑智慮。逞甲兵。刑罰。則傷和平。此數者。虧損王躬之事也。故大臣司保護之責者。平時則有啓迪相勸之道。不使其君犯於此。臨事則有消弭諫諍之道。不使其君陷於此。自此以外。未聞以止其君修學業窮理義爲保護者也。且臣觀之。陛下以方富之春秋。方強勇之精神。方厲精之心思。片時之間。操講官之誦說。開睿鑑之聰明。聞言卽悟。有感卽通。如漢光武所謂我自樂此。不爲疲也。宋太宗所謂開卷有益。不爲勞也。況無逸之書。所言人主勤勞者多壽。則雖日御經筵。亦何傷損哉。今陛下正當作聖希聖之初。繼統撫運之始。銳於始。猶恐終之或怠。況可不強其始。定其本。猶恐末之或搖。況可不堅其本。爲大臣者。正當爲陛下慮及於此。不此之慮。而爲欺罔之言。臣竊痛之。設使陛下已有此意。大臣從而毗附之。毗附。乃圖保富貴者所爲。猶之可也。設使陛下將有此意。大臣從而逢迎之。逢迎。乃覬覦富貴者所爲。猶之可也。今陛下立志方定。所向方專。講論方銳。本無懈怠之心。而大臣進懈怠之說。不以古之堯兢兢舜業業之心。望陛下。而以漢唐末世庸暗之主。望陛下。謂非欺罔而何。且王恕不欲守太祖太宗之舊章。效太祖太宗之憂勤。乃獨欲陛下循天順。成化年間事例。以圖安逸。臣聞天順成化初年。亦何曾廢經筵講學之功。則王恕之欺罔。益不可掩也。王恕又欲不須御經筵。但令講官進講。章於燕居之中。免致列班官費酒殺。是誠何言哉。所貴於經筵者。正以人主面與士大夫相接。心與古聖賢相對。有聚精會神之美。有意諭色授之益。氣質不期變而自變。德性不期成而自成。故祖宗

經筵之制。不憚禮儀之繁。不吝酒筵之費。良以此也。王恕職典銓衡。不能爲陛下進一儒臣。而反勸陛下疎儒臣。不能爲陛下修學業。而反爲陛下惜酒殺。何其言之陋也。且儒臣輩蘊蓄忠言讜論。竟日之間。僅得與聖顏一親接。假片時之殷勤。效分寸之補益。王恕又勸陛下止之。又何其心之異也。臣固知陛下自有離照之明。不爲邪言所惑。自有乾剛之斷。不爲邪言所奪。然臣愚昧。猶恐陛下謂恕乃耆舊大臣。其心必不欺。其言必可信。萬一從之。則失天下之望。失朝士大夫之望。不少也。故不勝懇懇。略布衷悃。上瀆天聽。罪當萬死。伏望陛下取王恕所上之言。擲之於庭。詰其欺罔之罪。益修經筵之禮。併命講官捧書之說。命無逸之篇。三讀於前。使凡在朝大小之臣。羣聚而聽之。知陛下講學堅定之志。厲精不易之心。至明不可欺。至剛不可撼。從此而後。或有欲爲譸張之說。以欺陛下者。不敢妄進。則陛下得以專精聖賢之學。篤遵祖宗之制。不獨經筵一事爲然。於凡卽位以來所行庶政之合人心契天命法祖宗者。皆得以保終如始。行之於億萬年無疆矣。如蒙俯賜睿覽。羣臣幸甚。天下幸甚。不勝戰慄恐懼之至。

重名器慎予奪以從公議疏

奏爲重名器。慎予奪。以從公議事。臣伏聞近日聖旨。准御馬監太監李良等題。將都指揮同知王欽。都指揮僉事梁宏。陸署都督僉事提督勇士操練者。臣竊謂王欽。梁宏。冒進之小人也。提督禁兵。朝廷之大事也。以朝廷之大事。付之冒進之小人。詔命一言。衆情惶駭。且王欽等。不出於兵部之選。而出於僥倖之途。卽舊時傳奉雜進之流也。陛下前日罷傳奉之官。今日復輕與人以爵。衆情亦不知所倚仗矣。繼聞科道

官交章論列。莫不傾耳洗目。以爲陛下必欣然嘉就。慨然聽從。明彰科道之言。追寢王欽等都督之命。協羣情之望矣。二十一日早。聞百官立班。奉聽聖旨。你每說的是。王欽等職領禁兵。難同其餘成命。已定了罷。在班羣臣。悉皆且喜且懼。且喜者。喜陛下兼聽廣納。不吝人言。誠有帝王納諫之明也。且懼者。懼陛下獨斷太甚。不狗羣議。猶未得用諫之道也。帝王之道。是人之言。則當行其言。是人之諫。則當行其諫。今陛下是科道之言。而不改王欽等都督之官。臣揣知陛下之意。必以爲天子之命既出。卽爲定制。決無繳還之理。繳還則損天子之威矣。若果如此。殆非今日羣臣所以望陛下也。羣臣望陛下爲堯舜之君。爲禹湯之主。舜稱堯曰。稽於衆。舍己從人。史臣稱湯曰。從諫弗拂。改過不吝。堯聖矣。而猶稽衆從人。堯所以益聖而爲帝。湯聖矣。而猶從諫改過。湯所以益聖而爲王。夫衆言未必皆當。言出於衆。則可以信其必當。帝王未必無過。過而能改。斯得以不成其過。今六科若干人。十三道若干人。食祿思忠。守職思義。其同心協謀。以進此諫。豈不斟酌之求其當。以協天下後世之心。豈不議之擬之求其當。以稱陛下命將之意。必非要君之談。必非誤國之言也。陛下徒是之而不行之。聽之而不用之。乃委之曰。成命已定。其何以來。天下之諫。兼天下之善哉。陛下於今嗣統撫運之初。正始端本之日。正須徧察羣情。延訪治道。於過之小者。從而改之。使不至於大過之微者。從而更之。使不至於顯。然後事得其當。政協於中。况嘉納善言。人主之盛德。勇於改過者。帝王之美事。故唐虞設納言之官。周設內史之官。唐宋設門下之官。我朝廷有通政司之官。其職皆得以封駁詔令。詳審帝命。事當繳還詞頭。臣下不以爲僭。事當封還內降。天子不以爲嫌。又加

之以給舍臺垣之諫証。所以當時詔命之行。皆得其當。合人心。協公論。天下有雍熙太平之治。人君無偏狗獨斷之失。陛下今日不改王欽等之命。則曰成命已定。他日或有事。則又曰成命已定。則是果於自用。決於獨斷。不復惜天下之公議。不復如古帝王納封駁之忠。不復遵祖宗詳審帝命之制。則凡臣子之有忠言讜論。何由得伸於陛下哉。天命當畏。祖宗當守。臣言當恤。此亦甚不可以不慎。故臣拳拳願陛下必如堯之舍己從人。卽今日之堯也。必如湯之改過不吝。卽今日之湯也。且爵祿者。國家之名器。予放者。天子之大權。施之武職。所以勸功。施之文職。所以勸德。周王所謂八柄馭羣臣是也。故欲尊朝廷。不可不重名器。不可不慎予奪。名器重。予放當。則天子恩一施而人感。威一施而人威。名器濫。予奪錯。則加恩而人不見其爲榮。加威而人不見其爲辱。國之禮義廉恥之風。所以興所以喪。貪冒奔競之風。所以起所以滅。仕路所以清所以污。君子小人之道。所以消所以長。悉係於此。此誠有國有天下者之大權大柄。陛下所以爲帝王。法祖宗。保國家根本之具也。豈可不加重哉。豈可不加慎哉。都督之官。列高爵。食厚祿。非開國之勳。不當授。非捍邊之功。不當陞。此帝王之成法。祖宗之舊章也。今舉此尊大之爵。授之無功之人。則將來有功者。又將何以待之。此固不可矣。且宮禁親密之地。週廬肘腋之間。緩急安危之所。係心腹手足之所托。非忠良謹飭之士。加之英武統御之才。不可委任。今乃付之此輩。又爲甚不可也。臣竊敢謂陛下此舉。甚非所以示天下重名器。慎予奪。保家國。法祖宗也。且非分之恩。猥及羣小。古今所忌。雖所以愛之。實非所以全之也。愛之而不知求所以保全之。亦失愛之道矣。伏願陛下曲徇羣議。務追寢其命。使朝廷

爵賞之典得其正。上可以保守祖宗之法。下可以不拂天下之心。然後爲當。且陛下卽位之初。不待人言。悉罷舊日傳奉冒進之官。當此時。聖心明察。必以爲傳奉冒進之徒。爲國之蠹。爲民之害。爲仕路之妨也。中外士大夫。自信陛下此政。必保終如始。持久如初。爲天下生民之福。爲宗廟社稷之福。今纔數月。乃復此命。則舊時傳奉之事。又將潛滋暗起。陛下何不割私愛於左右近習。保全大信於天下也。就使王欽等果有雄武之才。足稱使令。果有韜略之具。足典兵旅。陛下亦須勅兵部驗其功。次之等第。論其才力之可。否。然後加陞以職。則彼得之也。必自以爲不輕。其保之也。必自加重。其思所以報陛下也。必堅確懇篤。豈可但因李良等之請。即便授此重爵。加此重位哉。此事之在王欽、梁宏。得失若輕。揆之國家政體。所關甚大。願陛下察之。切勿徇一時之喜好。而累千萬年之聖德也。臣知陛下自有防微杜漸之明。自有懲奸遠邪之斷。固不待於臣言之瑣瑣。然所以不屑更改於此者。臣知陛下獨惜成命之已下耳。臣則以爲不然。天子之命。如雷之厲。如風之行。義當予則予。義當斂則斂。予斂一歸於義。則天下皆知前日所以予之者。陛下下一時之私恩。今日之所以奪之者。陛下從天下之公議也。斷於絕私恩。勇於從公議。豈不光明磊落。公平正大。益加重於聖德。益增輝於帝業哉。陛下更何所顧恤而不肯追寢其事也。且近日以來。災異不時而見。邊報不時而至。羣情洶洶。正欲陛下聖慮警省。修國政。回天變。息邊禍。而爲宗廟生民之福。然國家大事。莫有大於爵賞予奪。苟爵賞予奪不協羣議。則上不慰天心。人心之所向。卽天心之所在。卽天命之所在也。惟陛下裁之。惟陛下裁之。緣此係治道關緊第一大事。故敢昧死妄言。上瀆天聽。臣不勝戰慄。

恐懼之至。

公登成化丁未進士。方謁選。會尙書王三原恕。以盛暑請輟講筵。公與御史湯鼎交章爭之。而公言尤激。時少傅劉吉。啣鼎最深。因吉人獄起。遂昭御史魏璋刻鼎爲主謀。并陷公爲鼎黨。悉下詔獄。欲置之死。而賴王恕之言以免。恕之不蓄私怨。固誠得古大臣之體矣。然要不得謂公之爭經筵爲過舉也。後公巡撫江西。爲寧王宸濠所觥。而時諱之以勞動成疾。聞今江右志。言之頗詳。明史孫燧傳亦云。濠毒王哲。踰年死。董傑代之。僅八月亦斃。於是官其地者。皆惴惴以得去爲幸。則公之觥於濠甚明。公不避權貴。所至軍民愛戴。終始如一。而爲國隕身。亦可無負於王三原之救矣。嘉慶四年十一月。後學趙紹祖識。